



188

布港謀私

周克明譯

# 布港諜影目錄

第一章	黎明前降落.....	一
第二章	匍扑的一天.....	四
第三章	夜行.....	一二
第四章	熟睡中的鄉村.....	二四
第五章	田園.....	二九
第六章	安鄉.....	三七
第七章	山坡上的陌生人.....	五四
第八章	依利斯.....	六六
第九章	伯特蘭考來的日記.....	八〇
第十章	情詩.....	八九
第十一章	檢查.....	九七
第十二章	相會.....	一一〇
第十三章	聖地奧達的警鐘.....	一二二
第十四章	親善.....	一三六

第十五章	金星酒店	一五〇
第十六章	叛徒的審判	一六一
第十七章	初次流血	一七四
第十八章	聖賣克爾山	一九二
第十九章	接觸	二一一
第二十章	游一沙	二一九
第二十一章	聖地奧達覺醒	二三八
第二十二章	李德爾上尉	二五二
第二十三章	在不羅旅館	二六三
第二十四章	再等一天	二七二
第二十五章	避難所	二九二
第二十六章	「清澈的月光下，躺着悠長的荷路」	三〇五
第二十七章	樹影下	三二一
第二十八章	偷渡	三三七
第二十九章	任務終結	三五三

第一章 黎明前降落

已經快天亮了。在他們的面前，清晨前的黑暗正在等待曦光的指觸。

現在差不多該是時候了。赫恩又看了看腕上的錶，並摸了摸他的背囊。一切都已準備就緒。他的飛行衣裏，穿着那件破舊的茄克，茄克口袋裏裝着舊信、像片，和身份證。他再摸了一次這些東西；已經站在他身邊的機槍手給他一個同情的微笑。機槍手過來了，意思是要幫他開始他的第一步行動……他也回一個微笑，很有把握地點了點頭。其實他是不需要多少幫助，經過最後三星期的練習，跳傘是沒有問題的。他所担心的倒是遭遇敵機的攔截，還有他跳出飛機之後被敵機發現。那時真不是好玩的，自己吊在半當空，敵機駕駛員在機槍瞄準器抓住了你……他於是高興地微笑了。

但現在廿二分鐘的旅程幾乎快完了，祇剩下剩一分鐘。飛機的發動機突然沒叫喧，駕駛員擺着他的大手套。

「我第一次擺手是叫你準備降落，在起飛之前駕駛員一邊喝着最後一杯可可，一邊告訴赫恩。」  
「我第二次擺手是再見，祝你成功。」

赫恩按照過去三星期的練習步驟，站了起來。他旁邊的槍手扶了他一下，赫恩咒詛自己穿得這麼笨重。那些飛行人員在飛機中動作之輕易，卻像在飯堂裏一樣。槍手用指頭點觸他的手臂。他打的是摩爾符號，「都好了嗎？」

下下  
了  
張

赫恩點眼。他的眼睛一直看着駕駛員，在東方的微曦中，駕駛員只是一個黑輪廓，分不清各部份。赫恩正在想，從二萬呎降到六千呎該要多久？槍手已經在他背上打符號；再見與祝你成功了。是的，到底到了。感謝上帝，槍手把地點弄得非常清楚，赫恩的正是「一秒不錯」。

「祝你們好運！」赫恩回頭對他們說。他看見槍手臉上的微笑消失，大姆指豎起來。以後他在淒涼的灰色天空中下降了，他開始許時。

「不要太快，也不要太慢，」他提醒自己。「不要緊張，不要想像那混蛋的玩意不張開來會怎麼樣。」可是如果它真的不張開來，那該怎麼好呢？他的突起的恐懼，和他在其中狂降的空氣一樣的冷。不論他曾作過多少練習，這種恐懼刺却無法根除。他控制自己，要到時候才拉傘帶。再等一下，多等一會掉得愈快，離地愈近，愈安全。也許到時候了。他拉傘帶。傘沒有張開。傘不會張——於是突然地震，他感到一種被拉回天空去的感覺，急劇地下墜和慢慢地浮蕩完全是兩極。他這才吸唾機後的第一口氣。底下是一色的不成形的田野，他抬頭看天空。在東方，夜幕正在緩緩升起，露出逐漸寬廣的光河。暗與光的邊緣上，是灰綠色，就在他看着的時候，地平線上起了一道火光，於是地和雲都顯出了形象。以後，他聽見西方自己飛機的響聲。飛機在掉頭。總之，他們已經盡了責任。

他看着下邊緩緩移動的田野。現在田野已經成形了。他可模糊地看見南邊一條小山

脊上有一堆三角形的樹林。那正是他的目的地，那也正是他們計劃的目的。他高興又感激地想起槍手的微笑。可惜他們不能看見他們怎樣把他幾乎送到門口。

他拉扯傘繩，控制傘的動作，使自己不致掛在樹上。最後的幾呎似乎忽然加速了，地面似乎在迎起來接他。地面是出乎意外的不平，絕不是從高空看來的那樣平坦，那樣單純。一到地上，他伸右手抓住傘繩，而傘扣則自動地解脫了。他被震得很厲害。現在跳傘是過去了。

未落地之前他以為會落在樹上的，事實上落地之後，離地差不多還有一百碼遠。他一定是拉傘繩拉得太厲害了。當然，你不能希望每件事都十全十美，而一百碼究竟比掛在高枝上強得多。他的四週是半荒的田。看不見一間房子。他抬頭向東望。天空是一片慘灰色，正在逐漸泛白，緩慢地，但是危險地，現在的光線能使他看清楚東西，不久天就要亮到他被人發現了。

赫恩站起來，把掛在金雀花叢上的傘摺疊起來。摺傘是花時候的，因為時間寶貴，似乎摺得更慢了。在大大亮之前他必須走進樹林，他當然不能把傘丟在這裏留痕跡。他拚命地把傘按成一團。他把傘抱在懷裏，半跑半顛地走向樹林。地是不平得很，但還能走，金雀花叢則成了很好的掩護。他躲在花叢後面，一邊咒詛着討厭的傘，一邊把傘重新往懷裏疊了一下；因為太鬆直往下滑。傘似乎故意和他搗亂。重量增加了一倍。

最後二十碼的路他簡直是拚命了——樹木在周圍，他胡亂地輪倒在傘上。他的臉埋

在傘布裏，以壓制他的大喘，等他感到悶氣之後，才把身子滾過來，仰面朝天。乾渴的喉頭似乎忽然湧起了酒精的燒熱。最後他能自然地呼吸了，冷空氣吹乾了他臉上的汗。他躺着，等待狂跳的心安靜下來。晨風輕觸枝葉，樹木斗然醒來。外邊，一只百靈鳥正在歌唱。

## 第二章 匍匐的一天

赫恩等到心跳稍止之後，又抱起降落傘向樹林深處走去。他靜悄悄地把穩地移動，成竹在胸的樣子，以至他的動作幾乎完全是機械的，他到了矮樹相當密的地方停下來，把四周的地打量了一番。他用小摺刀開始工作，把草割掉，有條理地放在身旁。用手把下邊的泥土瀝起來。相當花時間，但最後他滿意了。他把傘緊緊地塞在坑裏。傘上邊是他的飛行表帽，然後是泥土和草皮，盡量使得它跟一塊別的突起草地一樣。他掘土是伏在地上做的。現在他爬出灌木叢，找到了些細枝和樹葉以及石頭。他拿來蓋上埋傘周圍挖割的痕跡。他搬了兩次，一切都蓋好。證據現在是完全埋妥了。

他看看手腕上不熟悉的錶。三個鐘頭之前他還跟那個紅頭髮的駕駛員喝可開玩笑呢。三個鐘頭之前他還在英國土地上。三個鐘頭之前他是馬丁·赫恩，有着自己二十七年的生活史。可是現在他是伯特蘭·考來了，有着二十六年別人的生活史，這些生活史成爲一條條的大小題目在他的記憶裏。他低頭看了看考來一向穿的面現在已經退了色的

制服，又摸了摸口袋裏的文件。

「都妥了嗎？」是槍手的話。

這是最後一次聽見英國話了，以後要再聽見，怕至少得好幾個星期。一切妥當……他用泥污的手拍拍制服口袋，猙獰地笑了。從現在起，他不懂得說法國話，而且得作法國人的想法。

他慢慢地向西走，一直和外邊田野保持平行，這樣不致走到叉路上去。他的動作依然很小心，依然悄悄地，不過已經不那末担心了。現在已經不必着急，他已經埋去了傘和飛行衣。只要遠離埋藏地，他就可以找個隱蔽的地方，躺下來，等天黑。擺在面前的是十四個無聊的鐘頭，給他思索；如果他放心的話，當然也可利用來睡覺。是的，多的是時間，多的是該想的事。過去三星期所受的訓練，沒有一件可以忽略的。

終於他找到了一個隱蔽地，在一棵看來不重要的樹下，後邊有一團荆棘，前面則有一片羊齒植物作屏風。在高大的草叶子下舒展四肢，他有一種安全的感覺。這裏不會有意外，追兔的農夫和狗不會進這裏來，大概不致有人打這裏走過。即使一個農夫看見一個狼狽的丘八在這裏等天黑，也絕不會驚奇的。在這一九四〇年的夏天，到處都有散兵。

相當的冷，而且潮濕，但不舒適更加銳了他的思索力。他想到躺在英國醫院白床上的考來。他感到露水浸透了他的衣衫，他望着黑虫爬在叶子背上，他苦笑了。如果考來



不是在鄧刻克把股骨弄碎，也許這回是他自己來幹了。如果麥休沒有去細瞧一瞧法比傷兵；如果他沒有發現失去知覺的考來誤以為是赫恩，而打電話告訴陸軍情報局，說是他們的一個人受了傷剛回來，那末這一套計劃不會在麥休的豐富的頭腦裏生出來的。現在這一套東西確是麥休的創作。這些巧合一定在麥休的頭腦裏轉了好幾天，最後生出了一個主意。

「噲，我真混，」他會說。「我真混。」他想到了怎樣利用這非常的巧合，特別是知道那個法國人來自何處之後。這正是麥休。他從不錯過機會。他看見考來之後兩天，他不僅腦袋裏有了完整的計劃，而且從自己的長官那裏得到了照准的許可。

麥休真是個怪物，赫恩想着，翻過身去休息一邊的股骨。他深深地吸氣，扯緊肌肉，以增溫暖。只要太陽高到能照着這小塊空地，他的衣服就會乾的。那時他就不會再冷。麥休這個怪物；他能感到即將到來的事情。他常孕育起一個計劃來，先放在腦子裏，直到時機到來才拿出來。而這件事的時機是法國向德國投降前的一個星期。那時他去找赫恩。

「你回來得正是時候，」他張口說，悄悄地微笑。赫恩懂得他這種微笑。不知道這回又有什麼事要臨到他頭上了。

「你想到法國去消磨一個夏天嗎？」  
這是說要他去法國過夏了。他只有一個問題——不是麥休所預料到的。

「但，我是剛從法國回來。」這句話在三十六小時之前赫恩已經對他說過一遍了。  
「這回是布勒塔尼。」麥休作仁慈的聖誕老人樣。「這對你一定很有趣，赫恩。」  
他的確感到興趣，雖然事實上，最近一個月來他都沒有睡在一張干淨鋪上，更沒有見過一間可以叫做浴室的地方。赫恩想到離去的情形，他的安適感就像八月的雨洒在火熱的倫敦人行道上的一樣的，很快蒸發掉了。

「那我什麼時候走？」他問。布勒塔尼……：……有點玩意。

「大約兩三星期之內。如果事情如他們所安排的話。現在看來情勢很壞。要是法國單獨停戰的話，我們就要用到你，因為那時每個能回到家的法國人都有用處。有許多人是不會回去的；有些要在外邊戰鬥下去。但你是作爲一個法國人回家，而且要留在那裏。」

「家？」赫恩很懷疑。家是有許多親屬以及許多錯綜複雜的關係的。他和這個家毫無關係。

於是麥休對他解釋考來的情形。

「這裏是官方收集的所有關於考來的材料。這是他的結語，同時將一疊紙推到赫恩的面前。」一切都由一個法國情報局裏來考證過，補充過，而福尼是要和我們一起戰鬥下去的，所以沒有作了一件非常有用的工作。他畫了布村名。明白了沒有

「？」  
赫恩搖頭。他完全不知道這村子在  
的目標了。

「在布勒塔尼之南還是北？」他終於問。

「北。在道爾鎮的正西南。離瑞內到聖馬羅的鐵路線不遠。離運河邊上的地南也不遠。就在從瑞內往北去的大道邊上。」麥休侃侃而談，以聲音抑揚特別加重在那些要緊村鎮的名字。他又補充道：「離聖賈克爾山也不很遠，如果你要通知我們你的健康情況的話，有我們的老朋友道克勞斯和浦來黑可以轉訊。」

赫恩以微笑作掩飾。這是麥休的老把戲，把藥丸外頭塗上厚厚的糖衣。他總把他的計劃弄得像庫克旅行社的旅行指南那樣甜蜜。

「道克勞斯還在嗎？」赫恩問。

「在，以後他將大有用處。我怕他的考古研究會受到打擾。那末有緊急事，你可去找聖馬羅郊外另一個朋友。福尼担保的。你最好在走之前和福尼談一談他這個朋友。」  
赫恩點頭。「我是不是得在月夜裏走過鐵路，公路和運河？」他問。

麥休的表情差不多是一個微笑。「你到這塊地方去，在二百平方哩之內收集情報，

別人在別的區域裏收集。我們把各地地方的情報編織起來便知道德國人的意向了。已有幾種特別要注意的事。第一我們想知道布勒塔尼北部是否設了防，有沒有駐防的兵；或是

死，他想，布勒塔尼是我

否作爲進攻英倫的根據地？如然，那末德國人準備怎樣進攻？如果他們築了機場，那末他們的目標是我們的南部港口及航運路線。如果有大量的船隻及士兵集中，那我們的南翼在危險之中。」麥休指着桌上的地圖。「布勒塔尼對着台文海岸，英吉利海峽，南愛爾蘭，是個適中的位置。所以要注意機場，軍隊調動，火車公路和運河裏運的是那種軍需，一切的新建築工程，地下倉庫，大砲位置。但你所見的也許看來沒有大意思，但你的報告和別人的報告放在一起，我們也許就能找出很重要的線索來。所以不要放過任何小事情。夜裏工作。我相信你一定能收集到許多材料作你的精確的報告。你所找到的任何東西都是有用的。」

最後一句話麥休的聲音使赫恩抬起頭來看這老人的臉。你所找到的任何材料……你字上的頓挫是否故意的？如然，那是一種很大的讚譽。

麥休接着又說。「我不相信這對你是件難事。」他字句上又加重了語氣。「我想，」赫恩說，「我想我們應該依靠你，根據你的指示做事，而不該自作聰明。」

赫恩的高興消失下去，以後他看見麥休眼裏的光芒，和他的壓制的微笑。他這才呼氣。那末，麥休並沒有不高興他「自作聰明」這句話。赫恩忽然又想到，他之所以交這件事給我，也許就因爲我的正統做事方法感到爲難。也許他對正統的做事方法並不如他表面上那樣討厭。

麥休似乎在猜赫恩的思想。「的確，」他說，「你在波爾多做得很好。但我希望你

這次善自約束自己。不要錯過好機會。」於是他好像感覺到自己說得太多了，他又補充道，「到底沒有我訓練時的那許多麻煩。」

「是，老師，」赫恩說。

麥休的聲音是實事求是的。「我希望你記住文件的內容。一切必需的材料都在裏頭，包括考來長官對他的觀察以及從小就認得他的一個人的觀察。等你記住了這些之後，你可以當面去和考來談。每天到醫院去看他，看個兩三個星期。他現在已經能講話了。凡是文件上沒有的，你都可以補起來。學習他的聲調，表情，各方面。」

「要是他不肯說話呢？你知道，布勒塔尼人可能非常寡言的。」

「我想他會說的。這個時候，在英國的外國人都必須回答一些問題的。我們從未有過這許多外國人，而現在又是特別危險的時候。甚至在傷兵裏都有第五縱隊的謠言，羅尼已經會過考來，給了他這方面的暗示。爲了證明他自己，他也會說話的。」

「那到好像很有希望，……你說他像我？」

「看來？我的赫恩，你們兩個簡直就是一個模子裏澆出來的。他使我錯認成你，那你可以使任何熟悉他的人錯認成他。」

「可是他的父母總不容易騙？」

「父親死於一九一七。母親坍在床上。文件上都有。這方面我事先都考慮過了。如果有個妻子的話……」麥休笑了，擺了擺頭。他接着說下去的聲調是乾脆的，辦公事的

聲調。「我想，赫恩，這次你是幸運的，你在聖地奧達一個月，對錫爾特人（即居住於布勒塔尼一帶之人）的瞭解一定比在瑞內大學讀一年書還強。」又是糖衣。「到底是什麼使你對布勒塔尼人感覺興趣的？是不是因為你的祖先也是布勒塔尼人？」

赫恩點頭。「還有我的父親花一生精力所寫的古英國聖人，其中很多是死在布勒塔尼的。」

「地奧達是不是其中之一？那就非常之巧了。」

「我不記得別的地奧達，只記得聖奧古斯丁的兒子，」赫恩微笑着說。

「聖奧古斯丁了？」麥休吃驚的樣子。「我不記得他結過婚。」

「他沒有結婚，」赫恩看着麥休的吃驚樣很得意。他又說，「那也許是在奧古斯丁祈求「主呀，使我純潔，但現在還不是時候」的時期裏。」長老會員的麥休的表情非常嚴肅。赫恩很得意。

「我要遭天罰，」麥休說。「我要——」

「就是這末着了吧？」赫恩很機智地問。

「嗯，」麥休說。「是的。你走之前，我要再見你的。」

「我怎麼走？」

這回是麥休得意了。「掉下去就是，」他說。

太陽已經出來，帶來了一大羣蒼蠅，又肥又黑的蒼蠅，到處落，而且不肯走。但在赫恩至少覺得乾燥溫暖了。他從口袋裏抽出地圖，重新審定他的位置。那是一張布勒塔尼詳圖，已經很舊，而且還有大西洋那邊一角已經撕掉。如果有人盤問他，他可說是在布勒斯特別人給他的。他是從鄧刻克坐漁船到布勒斯特的。最好說是受了砲彈震盪，這樣來搪塞鄧刻克到停戰這一段時間內的行動。砲彈震盪，以後還用得着：它可以解釋任何考來沒有的奇特行爲，任何忘記的事情。有了這張地圖他可以找到去布勒塔尼北部，回家的路了。口袋裏的食物，可以說是好心的農夫給的。他只要今夜特別小心，走到聖地奧達村就行，那就省了向巡邏兵作任何的解釋了。

他最後一次細審地圖。他必須記住這林子北面及西北的詳細部位，以及直到由瑞內通聖馬羅的小鐵路的沿途。自過了鐵路以後他就得根據地圖上的粗細紅線，及彎彎曲曲的黑線了。過去幾天裏，他天天看地圖，這些線在他腦子裏已經印得和紙上一樣清楚。最後他承認地圖多看已經沒有用，以後的事情他必須依靠智慧及直覺。今夜沒有月，但如果天空晴朗的話，星光也就夠了。連星也沒有話，那只有靠猜和上帝了。

他把身子移動了一下，在草上安排得更舒服些。草的清香，太陽的溫熱，無數昆虫的喧聲，使他沉沉欲睡。他覺得要入睡。明天，他想，明天考來就在家裏了。

## 第二章 夜行

一陣冷風吹醒了他。草木的綠葉已不再浸浴在陽光中了。這塊小空地已經變暗，好像放下了窗簾。嗡嗡的昆蟲已走，鳥兒也已無聲。只有頭頂上的樹枝在搖動，叶子焦急的摩擦作聲。赫恩想，沒有一點愉快的聲音，特別是當一個人又餓又冷的時候。天更黑了一點，他努力爬起來。他沒有想到身子僵硬到這樣厲害。他以背靠樹坐着，吃他的口糧。留了一半在口袋裏。如果今夜他摸不到，那末明天又得一天。

終於夜黑到使他能走出樹林了。他慢慢地走，開始甚至還有點痛苦，但當第一顆星出現時，他已經準備好。

他觀看北極星，定好方位。前面的田地似乎光得可怕。他走出樹林想道，這倒有點像從飛機上跳下來，只是不必擔心傘張不張就是了。

走下坡來，田地耕種的漸多，這個坡坦坦地直伸到一個寬淺的山谷。這裏金雀花叢更茂盛，使赫恩很放心。在這裏走，兜繞花叢是件麻煩事。等他走上正式的路，他心裏很有把握了。他不再覺得僵硬，他的眼已經習慣看暗中的形影。

他走過一座掩在樹後的房子，完全出乎意外。

一只狗對他叫。屋裏把燈點起來，窗戶射出淡淡的黃光來。他不由主地站住，觀望。小方窗透出的光使他站在那裏沒有了主意。狗又叫了，魔力消失。他很快地走開。後邊燈依然亮着，但並沒有人聲，更沒有追蹤的脚步聲。以後樹和枝葉完全遮住了房子，他一個人走在玉米地裏，這片地以多節的果樹作藩籬。



這利那間的發勞是很奇特的，你失去了自制的能力，而事實又似乎什麼事也沒有。奇怪又危險。他不能讓自己失去控制力。他提醒自己。他再想到那個燈火。沒有腳步聲，也沒有人聲。狗一咬燈立刻亮，好像有人睜眼躺着，聽着，等着。也許是一個女人，在期待着她的人。這個夏天不知有多少女人在等着盼着呢。他可不能讓自己有絲毫的感情用事：這是他此次任務中無法達到的另一種奢侈行為。他集中精力於田間。

考來的夜光燈告訴他，掛樹林以來已經整整一個鐘頭。已經遲了。不是他走得太小，便是走錯了方向。他也許是降落在布勒塔尼的另一邊，這個利氣的念頭開始生起根來。他一會罵自己混蛋；一會想像他走到仰斯河的陡岸時怎樣渡過去。河是應該在後邊的。如果還在前頭的話，他還得一嘗河水的涼味兒。他記起麥休的老話來了。打算得最悲觀的人，最幸福，因為他不致有失望。他憂鬱地往前走。如果他碰着村子，他就能找出它的名字來。這一帶的村子都有霓虹燈名牌——他這時已經跨過了那條小鐵路。這條路是極不顯目的，當你滿不在意地在花草裏圍籬邊彎曲的路上走過時，是看不見它的。他小心地沿鐵路前進，在樹影中悄悄地走。新月還沒有上。只有星星點綴着晴空。

他偶爾走過田舍，都是漆黑的，熟睡在彎曲的田岸邊上。不時有村莊必須兜掉。有一次他遇到了一條叉路，有小木房子，那也許是個車站——在最好的鐵路傳統下車站是沒有名字的。廿碼外是個隱蔽的村莊，在教堂的四周布着十來家石頭房子。他隱身的牆，貼有德國人的布告。但沒有證據。安下心來，他踏過這條危險的路，眼睛搜索着